

候鸟之殇

非法捕鸟缘何屡禁不止
数千千米鸟网惊现白洋淀



▲ 2019年9月，记者在秦皇岛市卢龙县拍摄的捕鸟网上的鸟。 本报记者杜一方摄

本报记者高博、曹国厂、杜一方

近日，一则白洋淀出现5公里长的捕鸟网，鸟类有进无出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。

作为华北最大的湿地生态系统，白洋淀被誉为“华北之肾”，是野生鸟类在华北中部的重要栖息地。每年大批候鸟经此越冬，这正是白洋淀被盜猎者盯上的缘由。

盜猎候鸟的行为，不仅发生在白洋淀。此前在候鸟迁徙重要中转站——河北秦皇岛、唐山等地，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同样发现不法分子围网盜猎候鸟的行为。

候鸟在飞往南方的路上，惨遭不法分子捕杀。人们不禁要问，为何国家明令禁止，偷猎捕杀却屡禁不止？候鸟迁徙路上如何不再“危机四伏”？

候鸟迁徙路上频遭捕杀

2019年12月13日，环保志愿者在白洋淀发现大面积捕鸟“网阵”。

获悉后，河北雄安新区安新县启动“清网行动”，组织人员对鸟网进行拆除，并由市场监管部门相关执法人员，对非法收购、销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进行排查，严厉打击破坏野生鸟类资源违法犯罪行为。

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派出督导组，对此事进行现场督促指导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鸟类保护管理处、鸟类环志中心等部门，也到达安新县进行实地踏查。

截至2019年12月15日，共出动上千人次，并利用无人机，开展全域全方位巡查，拆除7处捕鸟网，总长3055米。

去年9月，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跟随护鸟志愿者，在秦皇岛市卢龙县暗访时看到：数百米的鸟网隐藏在玉米秸秆中，网眼细密堪比“蜘蛛网”，红喉歌鸲、黄莺等野生鸟类，一旦被缠住便无法动弹，越挣扎缠得越紧，惨叫声不绝于耳……

凌晨3点多，记者驱车来到卢龙县凉水泉村。这里地处丘陵区，四周较为空旷。打开车窗，时不时听到清脆的鸟鸣声。护鸟志愿者告诉记者，此声音并非鸟类发出，而是诱捕器（俗称鸟媒机）发出的。

“一般情况下，鸟类也是天黑即眠，用诱捕器模拟发出候鸟声音，目的是吸引鸟类飞落下来，觅食停歇，误撞到网上。”

天亮后，记者循着鸟鸣音前行，找到了挂在竹竿上的诱捕器，鸟网就搭设在竹竿下方的玉米地里，不仔细分辨很难发现。玉米地的旁边，还种着引鸟觅食的谷子。

早上7时许，志愿者报案。之后，卢龙森林公安人员、护鸟志愿者和记者协力拆除了三个捕鸟网，总长约300米，解救放生红喉歌鸲、黄莺、东方大苇莺等20多只。还有近百只死鸟挂在网上。

唐山市曹妃甸区一家湿地生态研究所，长期在渤海湾北部开展鸟类监测工作。据研究所理事长张云博介绍，渤海湾地区是候鸟休憩、觅食的重要路段，也是东亚—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路段，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候鸟经过这条路线。但这一具有重要观赏、保护和研究价值的迁徙路线，引起了不法分子的觊觎。

无独有偶。去年9月，唐山森林公安联合护鸟志愿者，在唐山滦南县常旺庄村，捣毁了一个大型候鸟催肥窝点，解救放飞1.5万余只候鸟，其中大部分是濒危物种黄胸鹀。

在曹妃甸工业区，护鸟志愿者还发现三处鸟网，仅一处的长度就超过1千米。解救鸟类活体300余只，其中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猫头鹰2只，死体粗略估计也有300只左右。

背后隐藏黑色利益链

在河北，盜猎与反盜猎上演着一场激烈的较量。

华北环境前线是河北省一支巡河护鸟的公益组织。通过历时两年的反盜猎行动，他们发现河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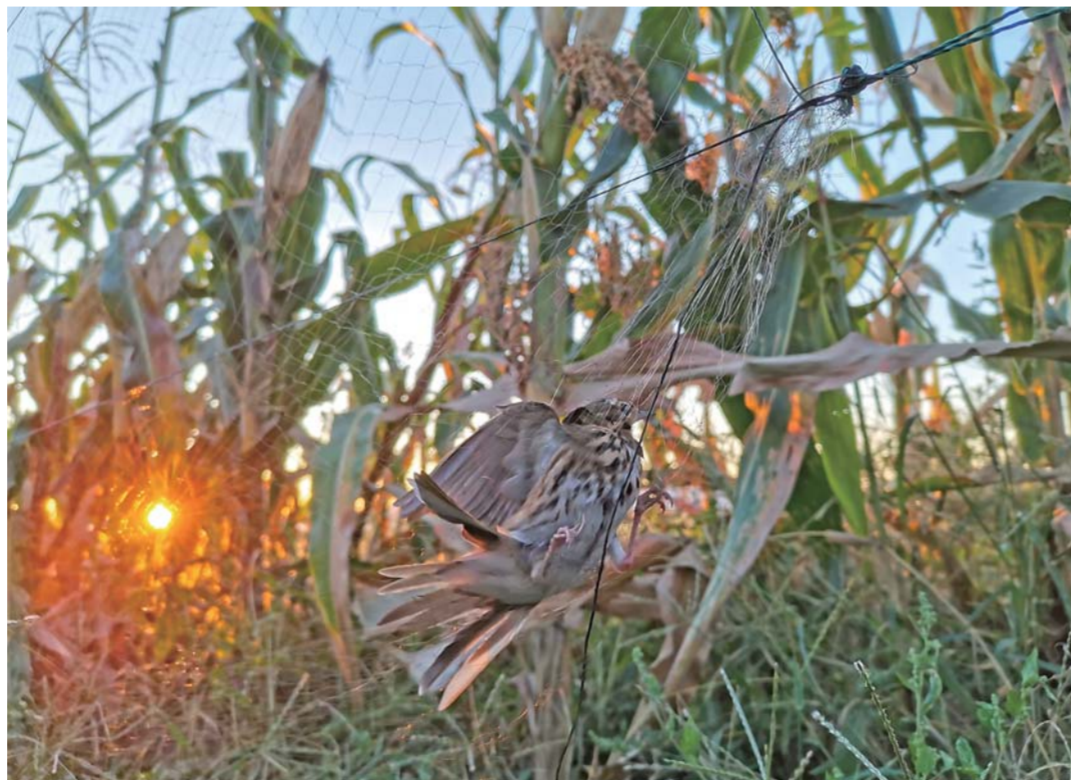
在“华北之肾”白洋淀，在东亚—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重要节点渤海湾，围网猎鸟屡禁不止

尽管各地加大执法力度，但野生候鸟交易已经形成畸形利益链条，高额利润让人铤而走险

群众举报可以有效打击盜猎犯罪。建议在案件高发区，将监管责任落实到村级



▲河北一村镇集市公开贩卖野生鸟类。 受访者供图



▲ 2019年9月，记者在秦皇岛市卢龙县调研拍摄的捕鸟网上的鸟。 本报记者杜一方摄

多地存在架网捕猎行动。

针对乱捕滥猎现象，公安和林业部门也多次开展“清网行动”。为提高民众保护意识，秦皇岛、唐山一些农村，时不时可见“打鸟可耻、保鸟光荣”等宣传标语。

由于多数候鸟迁徙时间和路线相对固定，这给非法捕猎者以可乘之机。围网捕鸟也呈现出隐蔽性强、网络化特征明显和反侦察能力加强等新特点。

虽然各地加大执法力度，但野生候鸟交易已经形成畸形利益链条，高额利润让人铤而走险。

捕杀候鸟渐成规模化、专业化趋势。张云博表示，在这条黑色利益链上，下游捕鸟，中游收购、贩卖、组织捕鸟，上游集中批发，终端消费是流向餐桌或者笼养。一般多是在唐山、秦皇岛等地张网猎捕，通过天津贩卖，最终流向广东等地。

张云博说，一亩稻田一年收益最多一千元，而捕一季鸟，收入可达1万元。据介绍，村民捕到鸟后，会卖给当地一道贩子，价格几元到十几元不等；一道贩子再转手卖给收购量更大的二道贩子，每只能赚5元左右；二道贩子买鸟后，经过催肥再卖给南方收购者，每只利润也有5元……

还有一些盜猎者，把捕到的野生鸟类饲养起

来，然后卖给信徒放生。华北环境前线负责人高琼证实，他们曾在河北辛集、无极一带，发现盜猎者将鸟类饲养在废旧房子里，并不往南方贩卖，而是卖给佛教协会放生的人，牟取暴利，“像麻雀，一般2元至5元不等”。

作案手段隐蔽性强、网络化特征明显。护鸟志愿者表示，盜猎者作案工具越来越先进。原来模仿鸟鸣用的是老式录音机，现在则是鸟媒机等智能装置。记者在淘宝网上搜索“鸟媒机”，有多个产品选择，一些还描述“产品音量大、自然逼真、支持远距离遥控、声音覆盖1500平方米”。

每年的候鸟迁徙季节，一些不法分子便在稻田、湿地等地点放置鸟媒机，架设鸟网，等着鸟类入套。

打击难度逐渐加大，“储藏室”也越来越隐蔽。高琼坦言，非法盜猎的鸟网，往往架设在人烟稀少、人迹罕至的地方。林业部门和志愿者，要想发现鸟网，就得四处巡护，去河边、去树林里，去田地里……走到人们平时去不到的地方。

唐山森林公安部门在滦南查获的一处候鸟催肥窝点，就是不法分子专门搭建的棚屋。为了瞒天过海，窝点老板还在棚屋里养了貉子作为掩护。



▲环保志愿者在白洋淀中央发现的捕鸟网。 受访者供图

记者观察

建立长效机制斩断利益链条

本报记者高博、曹国厂、杜一方

保护候鸟既要强化执法力度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，更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。

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。围网捕鸟产业链条经常涉及多省，由于缺乏系统的警务合作机制，对发生的案件多数只能停留在案件本身的查处上，查清、查实和打击“上下线”力度跟不上，难以从源头上彻底整治。

建议河北、天津、广东等地林业主管部门，建立长效合作机制，开展打击猎捕贩卖野生鸟类违法行为，彻底切断产业链条。

根据我国现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，非法捕捉、贩卖20只野生鸟类就构成刑事犯罪。因此，必须坚决加大处罚力度，如证据确凿，对非法猎捕者坚决予以刑事处罚；对终端消费环节加强监管和执法，塑造健康、文明的生活方

式，扭转消费者对野生动物扭曲的偏好；重点打击收售野生鸟类的鸟贩子，没有人收购，鸟类盜猎就没有规模；控制盜猎工具的生产、销售等环节（网络平台销售）。

此外，建议将一些重点盜猎物种纳入重点保护动物名录，尽快更新和生效新的野生动物保护名录。

斩断这条黑色利益链条，还需要充分发挥公益组织和志愿者的积极性，探索良好的合作机制，实现协调互动、信息共享，在全社会形成爱鸟护鸟的风气。

森林公安和志愿者均表示，群众举报是有效打击野生动物犯罪行为的重要途径之一。在盜猎高发区，建议将监管盜猎野生动物的责任落实到村级，并通过一定的奖励制度，发动群众力量保护鸟类，让非法捕鸟人无处可藏。